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萬錦情林 涼亭水閣風流

數日後，陳夫人語趙母曰：「天氣炎蒸，人咸染病。百花園涼亭水閣，可居三女於中，錮其出入，何如？」趙母然之。遂自瓊、奇房後開門，恣其園亭逸樂；以為外之房門謹嚴，而不知內之重壁為便。雖諸侍女頗有猜疑，亦竟不知出入之路。一日，陳夫人詰春英曰：「汝久侍深閨，寧知白郎事乎？」春英曰：「無之。內外並不相見，又無侍婢交通，郎君何由得入？此一也。春初白郎常至，妾猶有疑，今無事輒數十日一來，此二也。且自三月寇警後，西帶諸門俱嚴關鎖，雖侍婢不得往來，白郎能飛度耶？」夫人之疑消。

生、姬每日於納涼亭中歡謔，間衣多褻狎，獨瓊姐堅執不從。是月望日，生與錦、奇在臨水閣作樂，瓊姐不至。錦作書，令奇姐招之。瓊復書曰：

劣表妹李瓊瓊斂衽啟復四表姊汝次：即晨夏景朱明，鶯花流麗，蓮白似六郎之一笑，榴紅擬飛燕之初妝。魚作態而戲金鉤，鳥沾嬌而穿細霧，納涼亭上，習習清風；臨水閣中，騰騰爽氣，誠佳景也。況有文君之色，太真之顏，憑欄笑語；潘安之貌，相如之才，撫景寫懷。豈不樂哉！然古人有言：『欲不可縱，縱欲成災；樂不可極，樂極至哀。』且慢豈端莊之度，淫褻真醜陋之形。讀《相鼠》之賦，能不大為寒心哉！姊，女中英也；郎，士中杰也，願相與念之。奇姐持書來，曰：「鶯鶯不肯至。紅娘做不成。此書中好一片雲情雨意，要汝等跪聽宣讀。」生長揖曰：「好姐姐！借我一觀。」奇姐曰：「要大姊深深展拜。」錦拜曰：「好姐姐！借我一觀。」奇姐出諸袖中。生、錦展讀，笑曰：「這雲情雨意，豈不害了相思。不會作紅娘，反會來賣乖。」錦曰：「好好拜一拜還我。」生曰：「我要他替鶯鶯。」摟謔多時，大笑而罷。

越十有七日，生聞其叔自荊州回，候接於都門之外。三姬亦以生是日不至，同在納涼亭上女工。飯後，趙母具茶果，遣侍女春英等俱往省之，且密囑以瞰二姬所為。奇姐聞蘭香呼門聲甚急，笑曰：「此婢又來探消息矣。今日若無狀，決加之重刑。」二姬笑曰：「汝今日不懼他矣。」及啟扉，諸婢皆在，雲趙母送茶，三姬談笑啜茗。蘭香步花蔭，過柳徑，穿曲堤，無處不至。奇姐索皮鞭以待，曰：「以鞭馬之鞭，鞭此婢也。」蘭香行至芳沼之旁，扣掌笑曰：「好笑，好笑！有一蒂開兩朵蓮花。」奇姐令桂香嗅之，至則令跪於地。奇姐曰：「汝自少事我，我有何虧汝？汝乃以無形之事，生不情之謗，汝欲離間吾母子耶？汝到亭中，眾皆侍立，汝乃馳逐東西，欲尋我顯跡耶？汝今尋著否？汝好好受責！」蘭香叩首，曰：「姐姐是天上■娥，蘭香是■娥身邊一兔。兔恐■娥薄蝕，無所依傍，乃愛護姐姐獨至，故有前日之言。至如今日，因久不至亭中，偷閒遍閱佳景，豈是有心伺察？如有此心，罪當萬死。且姐姐女流豪傑，白郎文士英豪，豈只相配不過？但恐輕易失身，白郎視姐姐如牆花，姐姐望白郎在雲外，那時悔不及耳。蘭香與姐姐同安樂，亦與姐姐共患難，安得不過計而曲防？」奇曰：「無端造謗，爾罪何如？」蘭香曰：「固知罪矣。然亦姐姐不自檢制耳。詩詞屬意，可疑一也；流目送情，可疑二也；分花相贈，可疑三也。眾人皆有此疑，蘭香安敢不告？若李瓊姐之端莊，趙四娘之嚴謹，安有此謗？」奇姐大恚，鞭之流血。時瓊、錦遊覽沼之濱回，告奇姐曰：「沼中蓮花果開並蒂，此佳祥也。姑恕蘭香，同去一看。」奇遂釋之。

諸婢歸，俱以並蒂蓮於趙母。母喜，邀李老夫人、陳夫人同賞。

酒既具，老夫人持杯祝曰：「老身一子，久官他方，致令女孫及笄未配，此老身之深慮也。今天賜佳祥，願覓快婿。」又為陳夫人祝曰：「願奇姐早定良緣。」又為趙母祝曰：「願小哥早得佳婦。」時方登席，趙母請曰：「有此佳祥，可召白生來看。」老夫人與陳夫人有不欲意，以趙母深愛，勉強從之，令秋英、小珠往召。歸報曰：「白大叔有客在，不知何事發怒。」趙母曰：「春英頗曉事，可往探之。」復歸，報曰：「白大叔原配曾邊總小姐，今曾老爺遠宦邊疆，白老爺不欲大叔遠去成親，曾老爺不欲小姐遠歸還親，各有悔意。今年三月內白老爺運糧入京，與曾老爺相遇，二人言定，有書退悔。今白老爺遣大叔回家，為大叔再議婚姻，因此發怒。」趙母曰：「大叔知我請他否？」春英曰：「他陪叔爺吃飯即來。」

少頃，生至，且細白之三母。李老夫人笑曰：「有如此才郎，何慮無妻。」趙母笑曰：「兒勿慮，我與汝為媒。芳沼中有蓮並蒂，此是祥瑞，第往觀之。」生因與小哥同往，果見並蒂。生喜甚，因慷慨飲酒，賦詩曰：

中夏正炎蒸，百花何明媚。可笑老天公，凌波浮天瑞。並蒂蓮花開，香風暗度來。瑤池游王母，綺閣泛金■。向人嬌欲語，酷似西施女。相對吳王宮，乘風相嬌倨。日分雙影流，風動兩枝浮。羞向孤鸞鏡，應知學並頭。莫作等閒賞，交枝芳沼上。瑞靄為誰開，霞標著天榜。香韻遠並清，雙鶯柳外鳴。應與兩歧麥，同薦上玉京。

呈之李老夫人。夫人歎曰：「流麗清新，海內才華也。」趙夫人笑曰：「可當聘禮否？」老夫人笑目錦娘，曰：「汝三姊妹聯句和之何如？」二姬推讓，錦笑曰：「但作不妨。白兄事同一家，萬勿為異。」二姬然之。瓊首曰：

逢此仲夏景，花香柳自媚（瓊）。

兩沼已含流，雙蓮何並瑞（奇）。

風吹昨夜開，渾疑天上來（錦）。

為汝登池閣，因茲泛樽□（瓊）。

潘妃渾不語，攜手湘江女（奇）。

吳壁喜相逢，二喬斜並裾（錦）。

明沙水面流，盈盈合蒂浮（瓊）。

翡翠雙飛翼，鴛鴦棲並頭（奇）。

王母遙池賞，雲車停水上（錦）。

瑞宇已流春，天門初放楊（瓊）。

應識芙蓉清，那占丹鳳鳴（奇）。

太常如可紀，圖此上神京（錦）。

老夫人見之，笑曰：「皆女瑛也。」轉呈與生，生驚歎曰：「諸妹才華，近世莫比。」生飲三酌，辭歸。母亦自是罷筵。

是夕，趙母謂李老夫人曰：「鄙意欲以郎配瓊姐，何如？」陳夫人亦極口贊成之。老夫人曰：「吾意恐有事未真，議未定，且未識此生意向何如。」趙母曰：「然。姑勿言，待其媒議之時，方可與言及此。」李老夫人曰：「此事成，亦天也；不成，亦天也。」春英聞此語，以告錦娘。錦娘密以告生，且曰：「兄可多遣媒博採，令老夫人聞知，彼乃無疑，自當見許。」生深然之。陳夫人亦有以奇姐配生意，但以相距六歲，心內遲疑。蘭香乘間曰：「婢昨送茶，被姐鞭撻，雖至血流，亦無怨心。但蘭香細看姐姐，卻似有心白郎，莫若早以配之，則一雙兩好，天然無比。」夫人曰：「豈有是事？汝勿多言！」